[海天片羽]

多情鹿回头

□ 傅扬

三亚有座三面环海的小山，人们叫它“鹿回头”。因为它，三亚市被称为鹿城；因为它，美丽鹿回头的故事情牵世界。

传说很久以前，有个可恶的峒主，逼迫黎族青年阿黑上山打鹿，为他取回珍贵的鹿茸。阿黑在山林中看见一只斑豹正在紧追一只美丽的花鹿，于是抬手弯弓，一箭就射死了和峒主一样凶残的斑豹，随后便大步追赶惊恐的花鹿，追啊追，追过了九十九座山，追过了九十九条河，追了九天九夜，一直追到了三亚海边这座珊瑚崖上，花鹿终于停住了脚步，阿黑正要拉弓发箭，没想到花鹿突然回转头来，含情脉脉，对他温柔地凝望。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窈窕的的花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朝他款款走来……猎人和花鹿，阿黑和少女，就在这里相拥相抱，背后是永不枯竭的浩瀚的大海，脚下是万年不移的坚定的岩石，头上是白云无边的自由的蓝天，两个人从此结为夫妻，立下海誓山盟，要相亲相爱到永远。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故事，也是最简短的爱情故事，没有给讲故事的人铺陈渲染的空间，没有给文人墨客们添枝加叶的余地，在海阔天空的背景下，一切爱情的艰难辛苦都微不足道，一切甜蜜的呢喃私语都显得矫揉造作。猎人的爱情就是爱憎分明的爱情，和弓箭的目标一样明确，追求爱情就像对付敌人一样勇敢。神鹿的爱情就是不惜生命的爱情，在该停下的地方停下，在该回首的时候回首，决不犹豫徘徊，仍然百媚三千。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鹿回头的山顶上，修起了一座公园，也不知是什么人，在公园最显眼的地方，为猎人和花鹿立了一尊石头雕塑。一只鹿止步在海边的山崖上，朝陆地的方向回过头来，不知为什么回头的鹿对应的是那位温情而羞涩的少女，而不是那位勇敢而惶惑的猎人。两个相亲相爱的人，被回头鹿的身体隔开，他们隔着花鹿背靠着背，似乎还在互相猜测、互相试探、互相等待、互相呼唤，他们要为拥抱对方的那一刻，酝酿充分的生命的激情，积蓄足够的生命的能量，准备充足的澎湃的泪水，像山洪一样爆发，像大海一样浩荡，像雷雨一样惊天地动鬼神。

在鹿回头，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还有很多，刨根问底打听“不知道为什么”的人更多，许多人在听了导游讲解的鹿回头的故事后，都会当面或者私下里提出好多个 “不知道为什么”——故事里为什么有一头追赶花鹿的斑豹？它象征着什么？猎人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追这只花鹿，森林里不是还有很多别的花鹿吗？花鹿为什么要一直往海边奔跑？花鹿向海边奔跑的时候，是在逃避猎人的追逐还是在引诱猎人的追求？花鹿为什么一直跑到海边才停下来回头凝望，是走投无路了，还是她认为只有到了海边才有爱的自由？还有，猎人在追逐花鹿的九天九夜中，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发生吗？还有……

还有很多的问题，在神话和传说中找不到完满的答案，好在人们都懂得，不用现实的逻辑苛求传说中的人物，只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更加美好的神话。这不，许多人在鹿回头的雕像前留影，尽管这个雕像的正面，只能在照片中留下少女的倩影却看不到猎人的神态，人们一点也不求全责备雕塑家的疏忽，一点也不在意那个时代的艺术羞于对男女私情的直接表达，还是乐意认为，这就是多情鹿回头的美丽传神。

在传神的鹿回头雕像前拍照留影，有的是情侣双双，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是青春飞扬，有的是白发苍苍；有的是一家老小，有的是中外友人。其实，爱情不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也在一个人的心中珍藏；爱情之火不只在青年人的世界中燃烧，也在夕阳的辉煌中缩放；爱情是一种语言，不需要翻译，人和动物都可以通灵，人和神都可以结缘，更何况是人与人呢，无论是说中文还是英文，或者世界上其它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他和她，都能懂得鹿回头的故事，都能听得见鹿回头的诉说，都能听得到少女和猎人在拥抱时候的心跳，都能听得清他们的海誓山盟。

有人说，鹿回头的故事神，神就神在鹿回头；鹿回头的传说美，美就美在鹿回头，这话说得十分有道理。试想，如果美丽的花鹿跑到海边的悬崖上还不回头，这个故事就成了宁死不屈的悲剧；如果就在花鹿跳入大海的瞬间，猎人终于将她抓住，也许两个搏斗中的人就会葬身大海，同归于尽。回头是岸，回头是美，回头是姻缘，在中国民间的传说中和脍炙人口的文学中，许多美好的火花都是在回头的一瞬间擦亮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同样是一种苦苦的追寻之后，在回头的瞬间找到的幸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千古绝唱，仍然是因为“回头”而倾国倾城。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为什么是美，就一定要回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只要回头，就会发现美。也许我们都很匆忙，来不及欣赏身边的幸福，只有当我们终于能够停下来的时候，才有时间认真回首一望，原来我们辛辛苦苦追求的幸福，并不在海角天涯，而是就在我们的眼前。

站在鹿回头的山顶，我们终于可以和花鹿姑娘一样深情回首，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里可以俯瞰的，不只是茫茫的大海，还可以看见整个三亚市的人间烟火；抬头看见的，不只是高远的蓝天和浩渺的星空，还有中国这座最南端的城市一条条流光溢彩的灯河，一簇簇灿烂的礼花。有人告诉我说，今天是三亚国际婚礼节，来自全世界几百对新婚夫妇，在这个浪漫的城市喜结良缘。不知道是哪位好事者发起了这样美妙的节日，三亚因此成了一座美丽爱情的城市，一个不断续写新鹿回头传说的地方。“快看，新人们的婚礼车队就要开到鹿回头的山顶上来了！”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回过头来，我突然发现，我们回头的方向，就是鹿回头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了发现美丽、捕捉幸福，和美丽多情的花鹿一道，回头，再回头。

[序与跋]

好风景未必都在山阴路上

——林斋散文集序

□ 周济夫

我与林斋的交往有过几次，印象最难忘的是那次与基广和他到洋浦去。正当我们在海滩上寻寻觅觅时，还是他眼尖，弯腰拾起一片碎石，用手拂去泥沙，递过来，说送给你。我仔细一看，居然酷似西僧达摩的形象，头微扬，衣袂飘飘，仿佛还仆仆于道途。我回来，请欧阳忠帮忙做了一个底座，还题予一首绝句云：“西来仆仆任征尘，双袂几番雨雪侵。踏尽荆途眠海曲，懵腾尚肯指迷津？”忽忽五六年过去，这达摩像还珍藏在古董柜里。最近，林斋忽然托基广带他的散文集稿子来，欲我为之作一序文，我明知自己不是为散文集作序文的适当人选，但他们肯把我引为同调却让人心存感激，因而不顾自己的浅陋，谈一点读后的感受好了。

海南本土作者写散文的也颇不少，我以前为华子奇的随笔作序时，曾推崇过黄宏地的灵动洒脱，符史辉的浑朴入俗，以后又有王卓森的机锋颖发，潘心团的如叙家常等等，都是值得称道的。林斋的散文，许多虽然还只是风景的速写或人物的素描，但寥寥几笔，还是颇为细腻鲜活，让人过目难忘的。如他的《重上邻昌岛》写出海的原始朴野，《梳湾一夜》写出海与人的亲密无间，《洋浦湾灯火》则写出这一新兴工业港口的生机律动。他笔下的人物，如《永远的清晨》中的父亲、《梳湾一夜》中的叔叔们、《村里老人》中的珠伯、《迟到的拜谒》中的抗日烈士张绍箕，着墨虽然不多，但也是略具立体感的。笔墨最传神的应是《收获调声》等篇中的写调声，于一片天籁中写出了生命的本真，那才是真正有穿透力的令人迷醉的文字呢。浏览整个集子，林斋情之所注、笔之所及，都离不开生于斯长与斯的儋州乡土，因为他自小就未离开儋州的热土一步，早先就是一名尝尽“醉浪”滋味的渔人，即使到县城工作后也与故土气息相通，他的写作是真正从生活中感悟而来，因此便少了许多外来猎奇者走马观花的浮泛和做作，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他把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为了这方山与水》，便透露出对家乡的一片赤诚。这种赤诚，以之为诗，就是真诗，以之为文，就是至文，从林斋集子中就可得出有力的印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代散文写作曾出现过一个比较繁荣活跃的时段，那时我刚好读中学，那些喧传一时的名家集子，诸如冰心的《樱花赞》、杨朔的《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集》、秦牧的《花城》、刘伯萧的《北极星》、陈大远的《北欧散记》等，我都是买过和读过的。那时总的文艺氛围是强调政治性，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散文的写作好像并非完全如此，还是允许有较为轻松的内容和笔墨，还是呈现出比较丰富多彩的面貌的。那时还出了一本名为《笔谈散文》的集子，收录的多是名家的写作体会，大抵离不开文以言志，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以及散文形散神不散等等议论。读林斋的散文，有若干篇章，就颇近似那时的文风。这自然就与时下报刊、网络上过分强调闲适，过分随意，过分个人化的写作拉开了距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实不足怪，但未必是时下的就好，过去的就不好。语言文字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总是需要承载一些道义的，如果只是一味的玩高深、玩潇洒，言不及义，甚至调侃、搞笑、胡扯，那不是堕为文字垃圾了吗？所以，林斋是不必为与时下的文风存在距离而气馁的，按自己固有的条件不懈前行，儋州道上也是会有茂林修竹，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之处的。

《假日》 (数码手绘插画) 周泉 作

[诗页]

秋间(诗五首)

□ 吴乾机

中秋途上

激滟清波坐秋潭，
牵出花间酒一盏。
椰韵醉得人浪漫，
问君谁不梦江南。

粤道空▮峡水宽，
节至乡情催人还。
归心忙下风尘渡，
海上明月出天山。

高秋怀友

行近重阳野秋黄，
迎面一菊分外芳。
欲将相思寄明月，
忘却何处是他乡。

中秋月迟

中秋已登望乡山，
天下苍生等玉盘。
嫦娥不知相思久，
姗姗才出白云端。

秋晚

槛外一江景深秋，
青山绿水任云游。
跨越时空天边月，
来到窗前约交流。

[心香一瓣]

听雨·意蝶

□ 苏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恋于幽静原始的热带雨林里看着天空送来的滴滴答答的雨声，给冷清季节送来了湿润的凉风。听到这纯粹的雨声，那老去的岁月，又在这雨的清香里温润起来，带给我心灵的歇息与享受。

总是喜欢倚在窗前看精灵般的雨从空中闪闪而坠，静静的听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噼叭作响，落入耳里是那样的清脆而单纯。就像天籁，携纯净清透的感觉轻叩心门，让自己陶醉在这雨中。坐在这潇潇的雨声中，听雨珠跌落时的美妙音符，总会让我忘却尘世间的忧伤，心也宁静、淡然。窗外漫天晶莹剔透的雨水连成了线，成了一片迷蒙的清爽。或许是因为我喜欢做梦吧，此刻觉得这场缠绵的雨，竟可以这样温柔得让人心碎，思绪亦在飘飘洒洒的雨中迷离着，酝酿出一份别样的心境。

一边听着这淅淅的雨声，一边把自己化成一只雨中的蝴蝶，抖动一双厚重的翅膀，飞进幻境，用心埋藏记忆里的忧郁，细细体味着华美下的苍凉，人情的冷暖，心里最柔软的东西便随之蔓延滋长，伴同窗外雨声，一唱一叠，似水柔情便溢满心底。因为每一个女人都是蝴蝶的化身，带着寂寞的香气来到人间，从前世至今生，只为寻找她失落的灵魂……而我，就是那千万个蝴蝶化身的女子其中一个，寻寻觅觅只为找回自己前世失落的灵魂！

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进来了，倦蝶栖栖的，翅膀慢慢的舞着，直落在窗台上，黑色的双翼带着五色斑斓，非常漂亮，我柔情万分地望着，“无力蔷薇带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飞。”这美妙的诗句把我带进了一个满是蝴蝶的世界。我仿佛看到蝴蝶儿在花丛中互相追嬉，翩翩起舞，它那多彩的翅膀和优美的舞姿无一不让我心动和感触。于是蝴蝶牵着我的思绪，穿梭在繁花之中编织了一个蝶儿满天的故事……蝴蝶飞舞的性情跟女人又何等的相似，多情而具有灵性。我喜欢像蝴蝶一样，在这谧静山谷间留下自己美丽的投影，慢慢诉说着对昨日夏季的依恋……我知道这空灵柔绵的心境是那样的难得，稍纵即逝，待回到平凡无奇的日子里，便再也不会找到。我珍惜着这一切的缘，哪怕只是一个驻足，一次回眸。即使再想起时，也会萦绕一抹拂不去的温馨，从这头载到那端，串成雨蝶垂于心檐下了。

温馨寂寞的雨，美丽孤独的蝶，悄悄然恍惚似梦。雨还是那么细致、浓稠，蝶还是那么伤感，动人。浓的是念，淡的是怨，轻的是烟，沉的是水，寂寞的雨和多情的蝶美丽如斯，也亲切可人。还是喜欢守住一帘百媚的寂寞，恋着蝶舞纷飞的自然；听一窗闲适而又匆匆的雨脚，意一场悠然而又美丽的蝶梦。诗意中的雨和蝶滴成了我晶莹的思绪，静静的倾听着，缓缓的依恋着。雨穿梭空气中，和蝶一起落在窗台上，那是雨的性情也是蝶的舒展，只是少了芭蕉与竹子，只能遥托用心来体会了。掬一捧雨声虔诚地捂于胸口，凝一只蝶影缠绵地系于心头，如有一袭幽香的清凉于心尖处缱绻流连着，诗意、失意、逝意都有了；这时的雨声和蝶影更静、更清，声声如诉如泣如歌如吟，此时的心有了舞一般的妖娆飘渺。

也许雨和蝶犹如甘醇的美酒，听久了意久了也让人醉，思绪飞到了那遥远的地方，渐行渐远……只是又被窗外拂来一阵湿湿的风吹醒，摸摸脸颊凉凉的。唉，七彩的梦幻幻化不成虚无飘渺的神话故事，来意动着心灵深处的千年等一回的蝴蝶之梦；只想在这无语中默默牵出那份深藏的雨与蝶之思念，燃烧着我的生命……

[手记]

重搭公交车

□ 王赐林

好长时间不搭公交车了。

曾经一段时间，谈公交车而色变。茶余饭后，人们常常谈及公交车上的传闻。谁谁谁让小偷扒走了许多钱，哭得晕倒；谁谁谁的口袋让人割开了一个口子，白肉都露了出来；某某某线路的中巴车被几个持刀的贼仔洗劫一空。

传闻撒下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才萌生搭公交车的念头。当然，我作了精心的准备。身上只带两块钱，作为往返的车资。如此便了无牵挂。

刚开始搭公交车时，心里还有一些陌生感，伴着一丁点激动。但突如其来的急刹车，一个趔趄，一阵摇晃之后，那些细微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此刻，才发现自己的马步架子并不扎实。

以前搭公交车，总觉得人太多，人挤人的，躲都躲不了。这拥挤呀，负面作用太多了。小偷就是利用拥挤之机痛下第三只手。以至于有时候即使没有小偷，乘客们也总是用疑神疑鬼的眼光环视前后左右，彼此之间的神情都不会太好。

如今公交车上的环境比以前改善多了。少了那种眼光，尽显一车安详。少女们坐在车上，却不肯闲下来，老去搬弄手机。也不知是在发信息呢，还是玩游戏。反正纤手尖尖，轻快得紧。广播不时播放一些抒情歌曲，弥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我拣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真享受。车外的光景，一幕一幕地闪过，勾人遥远的记忆。

那时的海口市，还不如叫海口村。几条马路，几辆公交车，屈指可数。我们没钱搭车，都是两条腿走路。我们称之为“11号车”。盛夏的海南，日头毒险。将柏油路都烤化了。光着脚丫子横穿马路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我们居然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捡来好些铜钱大小的瓦片，用大人吃剩的甘薯蒂，在上面打磨。磨出胶状的汁液后，便一前一后粘在脚板上。这样就可以过马路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过得马路，几个小伙伴排成一字纵队，“一二一”地喊着口令。“瓦鞋”敲击在人行道的砖面上，“呱呱呱”的清脆的声音响遍了半个海口市。那时我们穷，海口市更穷。而今海口市发展了，发展得我们快认不得了；同时我们也富足了，富足得有钱买了小轿车。我们的命运是与亲爱的故乡粘连在一起的。

我由衷地赞叹现时的年轻人。公交车上，每当上来一些白发老人或孕妇以及母婴，他们非常迅捷地从座椅上弹射而起，空出座位让人坐。受让人甚至看不清谁在让座而省了一声谢谢。这光景看多了，我心里就犯了嘀咕：这受让的人么，总要说一声谢谢才好罢？但公交车上就这么样，很多次让座的时候，很少有“谢谢”。而后我又想：倘若这便是“风”化了的话，或许也不需要那句外在的“谢谢”罢？不管怎么说，这些年轻人，确实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我搭了一回公交车，毫发未损，安然无恙。于是任凭私家车呆在车库里发霉，也不想去动它。但凡外出，便搭公交车，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去经年，我还真未见过一个“长三只手”的人。公交车上，秩序井然。我想，从以前屡生事端到现在这样子，是多么不容易。这里面一定折射出公交部门和公安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许多运筹帷幄。我们的身后其实还站着许多人。他们应该值得我们尊重。这么久来，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在恭让自己的座位。文明之风不仅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且愈见其盛，特别让人欣慰。我每每目睹一次让座，就受一次感动。心想，弄不好搭乘公交车也能益寿延年呢。

[小说]

找回童年

□ 李伟明

老吴读小学的儿子学了一首叫《童年》的歌曲，回到家里，好奇地问老吴：“什么是童年？什么叫池塘？什么是知了？”

老吴大吃一惊。推开窗户，看看满眼的钢筋水泥建筑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老吴忽地明白了：孩子的童年已经迷失在这片喧嚣热闹之中，很多原本鲜活的概念已经在城市生活中渐行渐远。

得为孩子找回童年。老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时，便想起了遥远的乡下老家。这些年只顾事业，已有上十年没回家了，儿子也只是周岁时回去过一趟。家乡山清水秀，生态良好，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孩子才能找回童年。

假期一到，老吴就带着儿子上路了。

老吴记忆犹新：门前的水沟平时虽然只有一股细水，但水质清晰，挖个小坑就可以洗菜；遇上远处的水库放水，乡亲们就用罩子往水沟中间一拦，过不了多久里面就有鱼虾在蹦蹦跳跳。村后的树林，郁郁葱葱，漫步其间，不时可以看到各色小鸟，兴致高时，还可以逮几只翅膀没长硬的回家玩玩。还有那条清水河，夏秋季节，男人们一到晚上就泡在河里，那河水呀，比城里卖的矿泉水还干净，人们都是直接饮用，从来也没听说哪个闹出过什么事……

就这样给儿子描绘着，傍晚时分，就到了村里。

村里已经没了炊烟。乡下也用气用电了。老吴那年迈的父母，也学会了使用液化气灶。

旅途疲惫，当夜无话。第二天，老吴起床后，带着儿子迫不及待地在屋前屋后走走。令老吴惊讶的是，屋前的水沟已经几乎找不到了，只能凭几汪水渍判断这里曾经流过水。

父母告诉他，水沟早就不流水了，现在看到的水渍，是家里泼出去的污水。这些年，水库不再往这边放水，不知怎的水沟就干了，大家都往沟里倒垃圾，结果就把沟给填平了。现在，老吴看到的就是一堆堆垃圾，其中最多的就是城里常见的各种塑料袋。更让老吴失望的是，水沟附近的那几口池塘也不见了———那里冒起了几栋新盖的楼房。

老吴不禁叹了一口气。还是到后山听听鸟鸣，呼吸一下难得的新鲜空气吧，说不定还可以捉一只知了给儿子看看呢。带着一丝遗憾，老吴和儿子来到后山。

更让老吴吃惊的事发生了。当年郁郁葱葱的后山，那片浩瀚的松杉林竟然无影无踪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坡，别说树，连草都见不到几蔸像样的。一阵风刮来，扬起大片沙尘。

老吴震惊了，赶快跑回家，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告诉他，自从村里的老看山员几年前去世后，这片树林就没人管了。有人就开始大胆地砍树，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大车来这里砍。也有多事的村民打电话到乡政府举报，却没听过有什么着落。树就这样没了，大家也习惯了。

老吴简直像听天方夜谭。可他拧了拧大腿，没错，这是在家里，这是真实的事情。

老吴回乡的大好心情已经破坏了一半。他想起了清水河，还是跳进河里把这些不愉快洗去吧。不料，父亲告诉他，清水河早已没人游泳了。

老吴到河边走了一遍就知道了，河里当然不会有人。河床竟然比先前高了许多，浅浅的河水只是在岸边挤了一条小道，害羞地流着。这条小小的水道，就像当年家门口的水沟，就是一只鸭子下去游泳，也施展不开手脚。沙滩上，老吴很快知道了，清水河上游开了几年的矿，大量的泥沙滑向河里，把河床填高了。最让老吴无法接受的是，村里的小学后面，一个砖场整天吐着浓烟；村口以前的良种场地盘上，一个地条钢加工厂不但吵闹，还使村里黑雾缭绕。

老吴知道，家乡的昨天已经远去，儿子的童年是没办法在这里找回了。

晚上，老吴辗转许久才入睡。梦中，他跳进清澈的池塘和青蛙进行激烈的游泳比赛，岸上，几只知了在使劲地唱着，唱着。然后，老吴就感到自己越来越小，已经分辨不清那个人是自己还是儿子。

[浮世逸草]

熟了的夏天

□ 苏贻

在炎热季节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悠闲，为了寻觅我梦中的五月天，将心结拧成不解的淡忧，迎着凌晨的细雨驾车，伴着清晨的鸟叫虫鸣，一路呼啸，心情有些兴奋，有些沉重。独自一人踩着布满青苔林荫石阶，一路盘旋，异常的安静。

一步一抬头，若长的石阶路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喜欢在雨天行走，喜欢下着毛毛雨的时候，却把雨伞收在手中的那种感觉。沿着石阶，一步，两步，三步……盯着青一色的台阶边走边数，心却随着雨丝飘远……沿着山里的石阶，走走停停，轻柔的风迎面扑来，五月天的风声，没有烟花三月的生硬也没有寒冬腊月的凛冽，飘在脸上，暖暖的，柔柔的。喜欢在这样的雨中行走，寻思，人生一遭，每前行一步，就像是在踩水，不管脚步或轻或重，总会荡起层层涟漪，可是当我们把脚提起的那一刻，一切又归于平静，了无踪迹，灰飞烟灭。

细雨还在树梢与山谷下漫舞，合着山里的雾气罗织成朦胧的动漫，让所有的灵气都在地上积聚，只待雨歇初晴，天空绽放迷恋的蓝色，温湿的地面骚动起灵气，把簇拥的花香尽情的发散，追逐七色光的影子。让阳光去捕捉树与心的色彩，让树叶随着心荡漾起夏天的情怀。

听见远处低吟着淙淙溪流声，仿佛融入了心扉，高低起伏，不知是自然的情结，还是对心结的沉迷，心里跳动着最柔软的东西随之蔓延滋长，伴同山间的风声，一唱一叠，似水柔情便溢满心底。裹在心襟里的心曲从不对人吟唱，低调的内涵如马头琴深沉悠扬的旋律一般婉转，盘绕着的激情莫非是等待下一个五月狂热的夏天，让所有的欢愉与温度一起涨潮。

五月天的山雨，牵动着心灵深处一曲绵柔的歌谣；五月天的心情，拾寻属于过去的潮起潮落；五月天的寻觅，烙印不能重演的悲欢情事；五月天的人儿，诠释着自己缠绵的情怀；然后，用萨克斯吹出五月天的烟雨中那一缕幽幽馨香，重走那夜曾踏过的月光之旅，演绎柔情故事里深情款款，如果有一天，浮萍载着你的身影从夏风中袅袅吹来，那就是心灵再次契合的日子———用心一起描画五月天蓝色的动感。

[履痕处处]

内蒙古之旅随笔

□ 邢仰明

飞机穿越云层，俯瞰着内蒙古的大地，山脉横跨大地东西，一片片平原与新时代的建筑物无声地沉睡着，使人感到博大中蕴藏着现代的气息。

我们的汽车越过阴山，到达了渴望已久的草原。当我们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草原与蓝天接壤处，飘浮着形态各异如梦如幻的云彩，无不让你感到心旷神怡；无不让你感叹大地广袤；无不让你感觉到地大物博；无不让你感悟到草原上蒙古族人民的强悍与淳厚。

在遥远处，蒙古包像星星一样洒落在草原上，显得洁白、安静，一群群白色的羊群像蓝天上的白云飘流涌动，跑在草原上的马群那就是草原的骄傲。偶尔会出现在你眼前的树林，在草原的微风吹拂下婀娜摇摆，使你感受到了草原的灵气。

在内蒙古的东南面，坐落着一个资源丰富的城市叫鄂尔多斯，这里不仅资源丰富，而且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

现代勘察证明，鄂尔多斯地下蕴藏着约十多米厚的煤矿与丰富的稀土矿，煤的热值可达六、七千大卡，稀土矿可占世界稀土矿的一半以上。在社会发展的长河里，我们的祖先只能遵循着简单的方式，而进入了社会高速发展时期，这块黄土高原，不再是一片沙漠，却拥有了人类最短缺的能源资源，而且是最优质的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这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煤制石油工厂，为人类制造石油，为解决石油危机开了先河，为我们国家石油储藏做了战略性的开拓。

丰富的煤炭资源，带动了以煤为主导的工业，尤其是电力发展，奏响了内蒙古经济发展之韵。内蒙古有 101 个旗县，建造了 90 家电厂，如果内蒙古的电厂停电，北京将有三分之一的天空变黑；也是煤的发展，使这个县的赋税达 80 多个亿。

沙漠，上千年来困扰鄂尔多斯人生活的灾难，是黄河泥沙的贡献者。黄河翻滚着滔滔的黄浪，它诉说着鄂尔多斯千年的苦难与荒乱；它诉说着鄂尔多斯人民的贫困与泪水；它诉说着鄂尔多斯大众的拼搏与希望。新中国的成立送走奴隶的苦难，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沙漠，经济的发展，让鄂尔多斯人民富裕起来，让鄂尔多斯人民思想得到解放。资源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弹奏着鄂尔多斯人民创新的心韵。治沙，成了鄂尔多斯人民心中的一桩重要事。历经几十年的努力，沙漠上长起了生命力极强的绿洲，有许多种灌木与小草迎风招展，在公路旁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为治沙而种下的植物，有沙柳、沙米、沙打旺、沙棘、沙葱……这是一个人类创造的新的生态系统，它渗透着内蒙古人民的汗水与心血。

鄂尔多斯绿啦，扬眉吐气（羊煤土气，即：畜牧业、煤炭业、稀土工业与天然气业）啦，经济腾飞啦，思想意识创新啦，城市建设现代化啦，一个沙漠之地变成了一个美丽富饶的绿洲。

内蒙古人的热情，凸显了酒的文化，如果说是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对酒的需求，如果说是千百年的战乱使人们需要酒的激情，如果说是豪放的性情需要酒的抚慰，倒不如说是内蒙古人的热情好客酿成了酒的文化。内蒙古人的酒文化历史悠长，我知甚少，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地表达，但用金碗捧着美酒，劝酒歌在你面前飘扬的时候，祝福的歌声撩开你的心扉，让你陶醉在美好的歌与酒的醇香之中，你会不由自主地捧着酒碗，依内蒙古的喝酒仪式，先敬天后敬地，最后敬人。一碗浓香的酒吞下，一条哈达挂上来，这时你会飘然，你会感叹，那就是神仙的梦境，那就是热情的血在沸腾。

内蒙古之旅，我们戴着哈达，闻着草原的馨香，沁着美酒的醇香，采着资源的芳香，盛着主人的热情，沐浴着草原之韵；我们感叹着，这是一个地广物博，民风淳厚的辽阔的天域。